



李迅雷：实现 5.5%GDP 目标，畅通内循环尤为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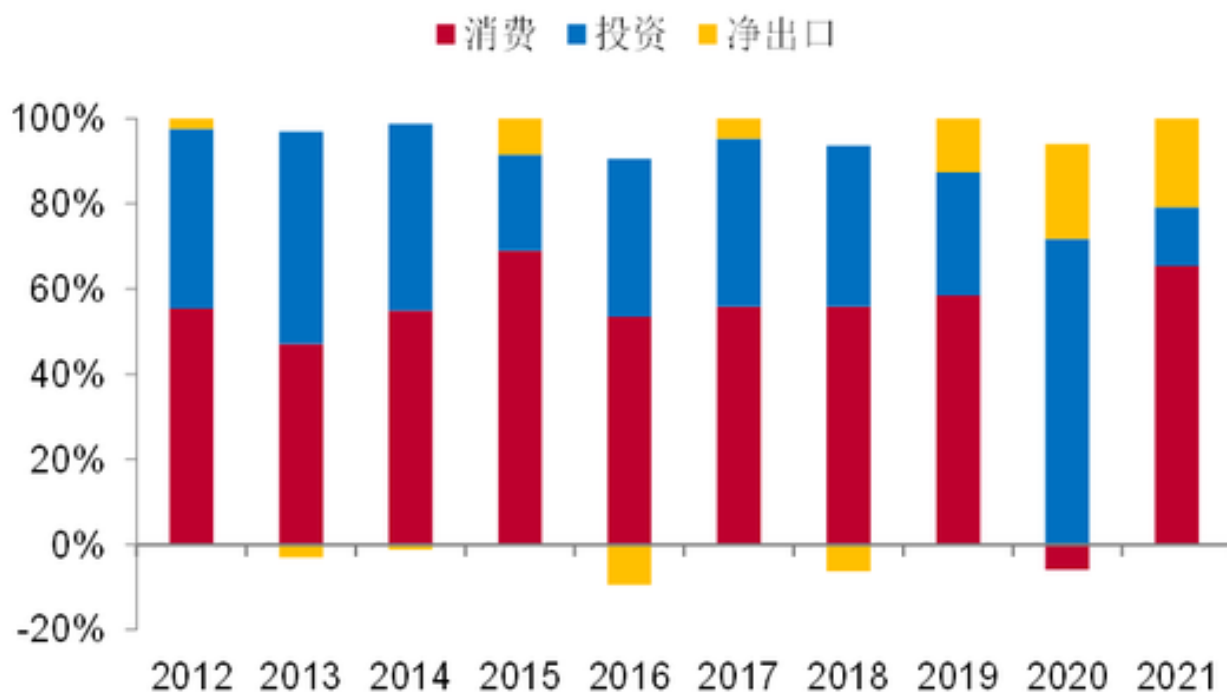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22 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5%左右，略高于此前市场 5%-5.5%的普遍预期。在疫情仍在延续、地缘冲突的黑天鹅出现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再度走高的情况下，如何来实现这一原本就有一定难度的目标，成为业内人士的关注焦点。本文认为，2022 年的外部环境可能比之前两年更为严峻，房地产从过去作为支持经济增长的一大重要引擎，今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大幅下降，为此，必须从扩内需的角度来推动经济增长，让内循环畅通，才能让内需持续发力。

2022 年的出口和房地产：

增速或显著回落

过去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出口和房地产。2021 年，我国的出口增长 21.2%，再度超出预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两年的平均增速为 6%，显著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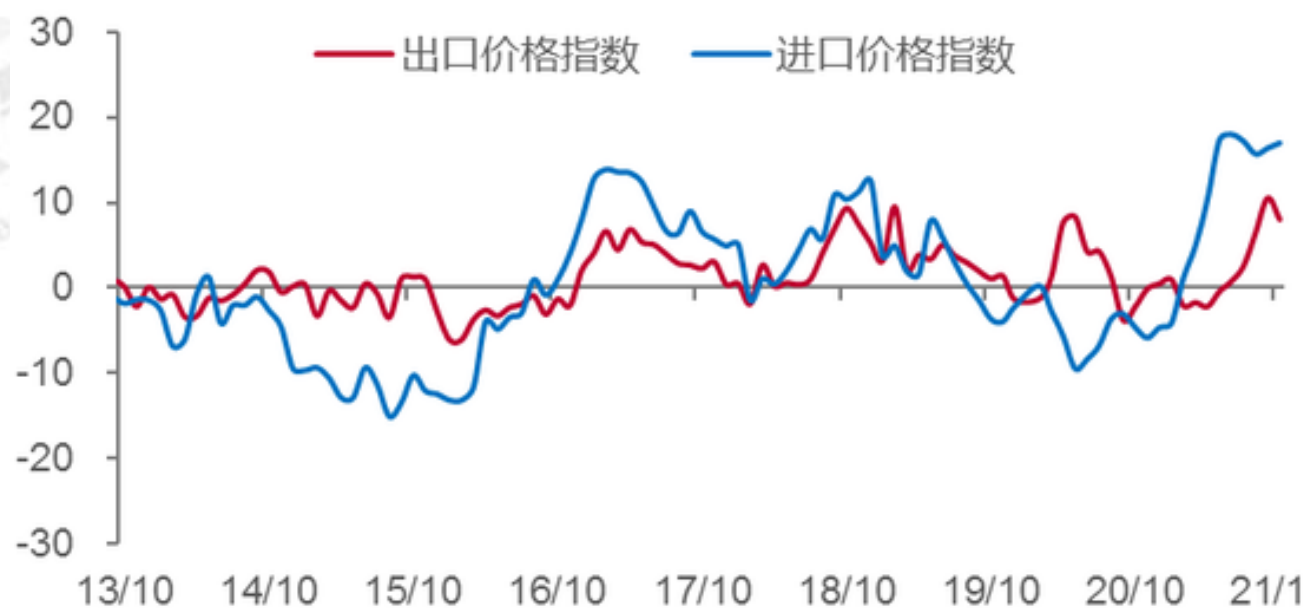
三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2022 年，在出口规模的基数较高背景下，一般认为出口很难再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尤其是俄乌冲突的爆发，导致原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再度暴涨，给原本就存在供给缺口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目前，中国的出口占全球份额已经达到 16%，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

少、劳动者平均年龄偏高的背景下，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我国出口与进口价格同比增速 (%)



如果俄乌冲突持续甚至扩大，加上疫情持续，预计今年的国际运输价格还得上升，这对于出口增长也带来不利影响。此外，预计今年人民币汇率仍会适度升值，同样不利于出口。估计 2022 年的出口增速回落至接近名义 GDP 的增速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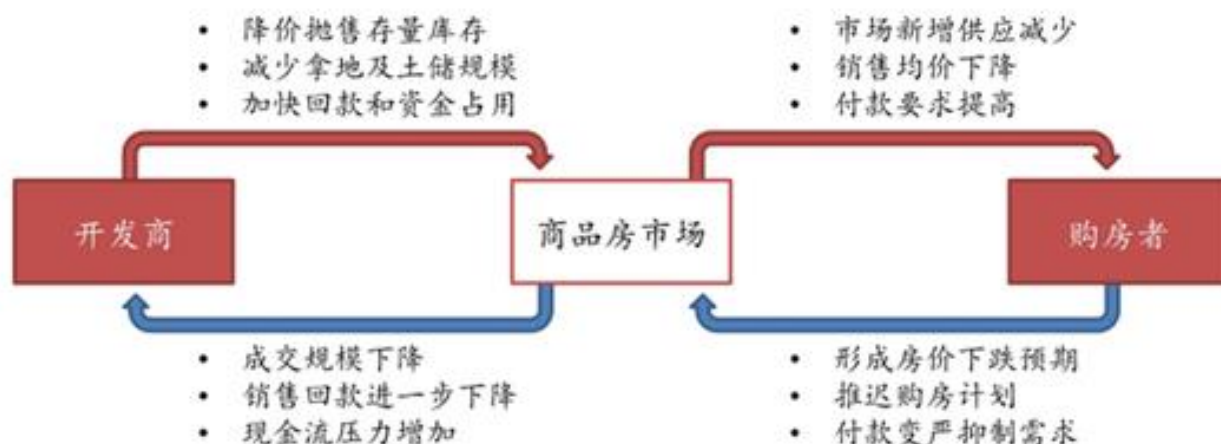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同时还提到，“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可见房地产还是不能作为拉动经济的重器。2021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26.7%，如果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进一步下降，则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较大。

目前来看，住宅类的房地产库存低于 2014 年的水平，并未出现由于

过度投资导致的库存创新高。这与以往国内外房地产周期中，由于高供地叠加需求收缩导致的房地产行业危机，具有本质性的差别。而且，国内某些头部开发商正面临流动性压力，今年新开工面积负增长的局面能否扭转还不确定。

由于这轮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主要是供给侧因素造成（如三条红线），需求侧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故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不大。但要关注由于房地产由于预期投资回报率下降而导致的需求不足风险。

房地产行业的负反馈机制正在形成



简单测算，假设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为负，则基建投资增速必须达到 10%以上，才能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 2021 年回升——这也是实现今年 GDP 目标的前提条件。

疫情与战争是否有相关性——

更深层面看全球经济为何步入衰退周期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 1798 年出版的《人口论》，被证明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最具争议的著作，马尔萨斯在这本书中指出，瘟疫是自然界用以达成人口与食物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

他的人口增长陷阱理论中提出了两种抑制：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二者出现不平衡时，自然规律就强使二者平衡。而要实现平衡的手段也有两种，一种是战争、灾荒、瘟疫等，这是“积极抑制”；另一种是要那些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这是“道德抑制”。

二战结束之前，全球人口约 26 亿，如今已经超过 76 亿，短短 77 年中全球人口扩张了近两倍，人口高增长的奇迹超过了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印度的人口规模也已经超过中国。人口扩张过快，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对自然界的极大损害，二是人类自身的收入和财富分化加剧。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在《2020 地球生命力报告》中指出，全球野生动植物种群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内降了近 70%，75% 的土地和 40% 的海洋受到不可逆转的永久侵害。人类过度利用了地球一半以上的资源，森林砍伐和农业扩张是野生动物锐减的主要原因，因为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和四分之三的淡水资源都用于粮食生产。

病毒其实是大自然深层的自我防卫机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生物种群过度繁衍而破坏生态系统，所以一些病毒是在大自然深处很多特定的野生动物体内，不去接触的时候相安无事。而人口增长使得人类占领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而当我们过度的开发地球资源时，导致越来越多的病毒散

播出来，这种防卫机制就被启动了。

这轮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流行且持续第三年了，病毒在不断变异，很难判断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该病毒对老年人的伤害尤其大，如美国因疫情死亡的 85 万人中，65 岁老人占 80% 左右，而我们恰恰正处在人类历史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阶段。

俄乌战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俄罗斯和欧美之间的冲突，由此让大家产生了对第三次大战的担忧。从二战结束至今，人类已经度过了历史上比较漫长的和平期。和平会导致居民收入的差异扩大，这在理论上可以解释，现实中也都得到印证。

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观察资本/GDP 的比例，发现从 1700 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法国、德国的资本规模大约是 GDP 的 6-7 倍，直到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该比例才开始下降，最低降到 2-3 倍。但二战结束之后，该比例又开始上升。到 2010 年，英国、法国的资本/GDP 大约是 5-6 倍，德国为 4 倍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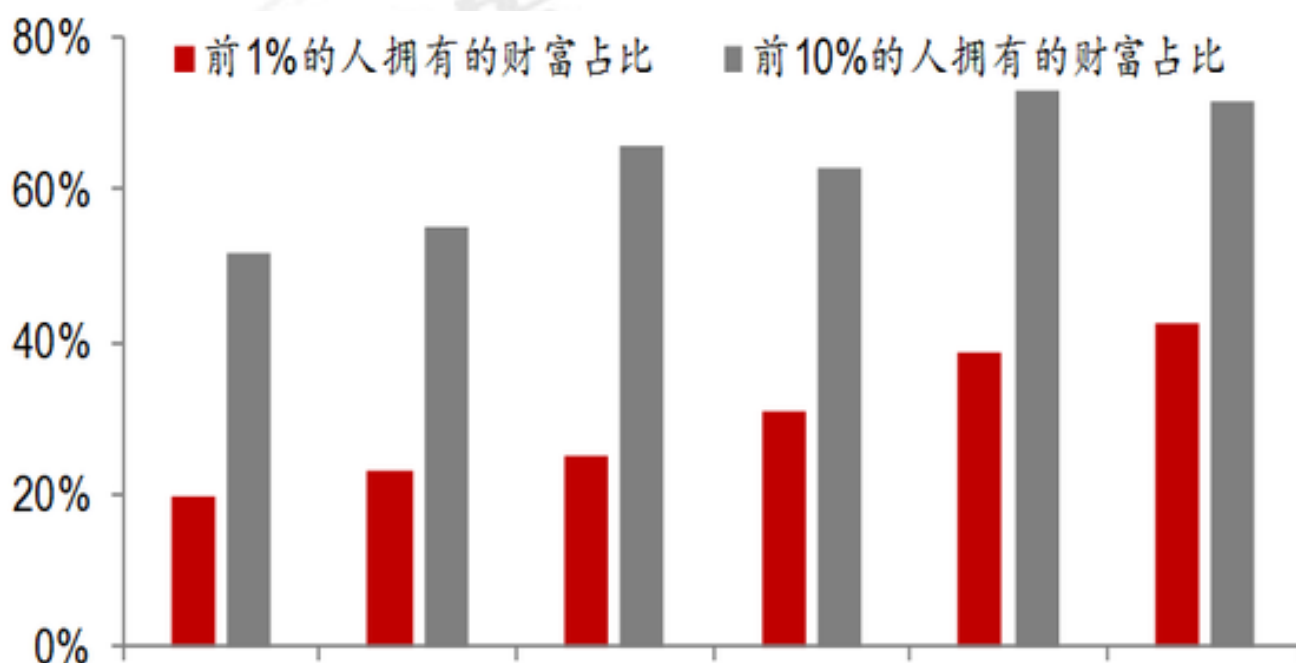
1925 年，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以 20 世纪 20 年代的纽约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了一个底层人士奋斗而最终梦灭的故事。

后来，加拿大经济学家克拉克据此画出一条“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它说明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

性——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这就可以解释随着全球经济走弱，在富豪们越来越富的同时，躺平率越来越高的原因。

就美国而言，统计显示，美国最富裕的 1% 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持续增加，2016 年占有美国 38.6% 的财富，而占总人口 90% 的大众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在过去 25 年里总体呈下降趋势。

主要经济体前 1% 和 10% 的居民持有的财富占比 (%)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135

